

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

潘重規老居士校定

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

潘重規老居士 校定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普為出資及護持
轉流通者回向偈曰

願以功護
增長諸福
所皆有刀
悉皆盡兵
讀誦受滅
現普咸持
風雨常安
調順

消除宿現業
圓成勝喜根
及與饑饉等
人各習禮讓
輒先流過者
人亡獲起昇
寧

西元 2001 年
中華民國 90 年 6 月

佛曆 2545 年
恭印 1600 本

敦煌壇經新書及附冊

CH850-1999

發行人：簡豐文

出版者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

地址：台北市杭州南路一段五十五號十一樓

網址：<http://www.budaedu.org.tw>

E-mail：budaedu@budaedu.org.tw（本會代表號）

電話：(02)2395-1198

傳真：(02)2391-3415

劃撥帳號：07694979

戶名：佛陀教育基金會

贈送處：財團法人佛陀教育基金會三樓講堂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業字第三八六九號



南無觀世音菩薩

消災降福

南無阿彌陀佛

求生淨土

贈送品 歡迎翻印 功德無量

潘重規老居士校定

敦煌壇經新書

佛陀教育基金會 印贈

敦煌壇經新書目次

一、緒言 5

二、敦煌壇經校記 45

三、敦煌壇經新書 137

附敦煌壇經照片 213

一、倫敦藏斯五四七五號卷子 213

二、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卷子 237

三、向達手鈔敦煌市博物館藏任子宜本 241

四、日本龍谷大學藏大谷光瑞本照片 283

[illegible]

緒言

禪宗，是中國佛教史上影響最大的宗派，而壇經則是後世奉為禪宗唯一的經典，也是中國人所寫佛教著作中唯一被尊稱為經的典籍。壇經紀錄了禪宗創始人惠能的言論，表達了禪宗的基本觀念，在中國思想史上同樣佔有崇高和重要的地位。

過去讀壇經的人，大多數是以明藏本的壇經為唯一通行的讀本。到了近代，敦煌的寫本發現了，日本的興善寺本、大乘寺本出版了，壇經的

研究纔進入了一新的階段。談到敦煌寫本壇經，

現藏倫敦不列顛圖書館的，編號為斯五四七五，

日本大正新修大藏經，按原本不分章節校定，編

入第四十八冊。日本學者鈴木貞太郎、公田連太

郎分章節的校定本刊行後，並收入民國普慧大藏

經。流通行世，逾數十年。此外尚存世的敦煌寫

本：一為北京圖書館藏八〇二四號寫本，首尾不

全；一為敦煌市博物館所藏任子宜本；一為旅順

博物館原藏大谷光瑞本。大谷光瑞本下落不明，

但日本龍谷大學藏有照片①。任本雖尚未公開發

表，我手邊有向達先生手抄本，所以均可取供離校。由於敦煌寫本的文字，與後世的書寫習慣頗異，歷來都認為是抄寫的訛誤。故宋仁宗至和三年（一〇五六），吏部侍郎郎簡法寶壇經序云：「六祖之說，余素敬之。患其為俗所增損，而文字鄙俚繁雜，殆不可考。會沙門契嵩作壇經贊，因謂嵩師曰：『若能正之，吾為出財模印，以廣其傳。』」更二載，嵩果得曹溪古本，校之，勒成三卷。可見宋代人即視寫本文字為鄙俚繁雜。直至現代，學者仍多持此種見解，輕視寫本。如近人任繼愈教

授敦煌壇經寫本跋云⑤：「敦煌本壇經錯字別字，

連篇累牘，說明傳抄者的文化水平不高。」至於日

本學者如矢吹慶輝、鈴木大拙、宇井伯壽、柳田

聖山諸教授，莫不鄙視壇經寫本，名之為「惡本」。

宇井伯壽第二禪宗史研究（昭和十六年岩波書店出

版）卷首「壇經考」，歷指敦煌寫本偏旁之誤（如打掬作

木、往作往、代作伐等）、相似之誤（如究作究、人

作入、今作令等）、偶然之誤（如知作諸、是作事等）

⑥。此種看法，頗易對寫本內涵，產生一種不信

任感。因此許多研究敦煌學的學者，對著滿目謬

誤的惡本，抱著鄙視淺劣鈔手的心理，遇到讀不通處，便以為是鈔手誤鈔，更常常自以為是，擅自竄改。於是臆說繁興，造成了讀敦煌寫本的一大障礙。我經過長期涉獵敦煌寫本之後，啟發了我一個客觀深入的看法。我認為語言文字，是心靈思想的符號。人人都有表達思想的慾望，人人都有創造語文的權利。所以荀子正名篇說：「名無固宜，約之以命。約定俗成謂之宜，異於約則謂之不宜。」荀子所謂名，即是文字。所謂約定，即民意所公認。所謂俗成，即大眾所通用。文字經

約定俗成，足為標準，謂之正字。正字既已通行，復有人改變正體，斯為新造之字。新造之字，如得大眾認可，獲大眾使用，這亦是約定俗成。約定俗成的文字，便不容任何人把他抹殺。根據這一理念，加以觀察，許多敦煌寫本中我們認為是訛誤的文字，實在是當時約定俗成的文字。它們自成習慣，自有條理，它們是得到當時人的認同的。我們站在現代人的立場，覺得它違背了我們的習慣，我們認為它是錯誤。如果站在他們的立場，他們亦會覺得我們違背了他們的習慣，會

認為我們是錯誤。例如現代人把疑問詞寫作「麼」，而敦煌寫本多作「摩」或「磨」。其實「摩」、「磨」、「麼」都沒有疑問的意義，同樣都是用的同音通假字。現代人認為敦煌寫本是鈔手的錯誤，敦煌寫本的鈔手同樣也可以說現代人是錯誤。因此如果不通曉敦煌文字書寫的习惯條理，就很難讀通敦煌寫本的俗寫文字。現存的敦煌卷子，一篇作品，往往有多個寫本，可以互相校對，互相印證。例如敦煌變文集中伍子胥變文：有兩個外甥，一本寫作「有兩個外甥」，另一本寫作「有兩個甥甥」，因此知道外、

姓、甥都是外字。又如太子成道經：「四天王喚衣太子，一本作「四天王喚於太子；啟告於我，一本作「啟告依我。又醜女緣起：「今世足衣足食，一本作「今世足於足食，因此知道衣、依、於三字可互相通用。又如太子成道經：「誰之弟子，一本作「誰知弟子；降魔變文：「三世諸佛，一本作「三世之佛，因此知道諸、知、之三字可以互相通用。我綜合歷年來研究所得，於民國六十九年（一九八〇）八月，在臺北中央研究院召集的漢學會議中，提出了一篇「敦煌卷子俗寫文字與俗文字之研究的論文

（見中央研究院國際漢學會議論文集，民國七十年十月出版）。我把敦煌文字俗寫的習慣，歸納成字形無定、偏旁無定、繁簡無定、行草無定、通假無定、標點無定等等條例。字形無定，如人、入不分，雨、兩不分，瓜、爪不分等；偏旁無定，如木、才不分，亻、彳不分等；繁簡無定，如佛作仏，舍作舍等；行草無定，如風作𩇛，門作𠂔等；通假無定，如是通事，須通雖等。標點符號亦和現代通行符號大不相同，如刪除符號作「」等。這種種現象，正和遼代沙門行均編纂的龍龕

手鑑完全相符。原來龍龕手鑑是根據宋以前寫本編成的一部字書，所以人部的字和亻部分，爪部的字和瓜部分，木部的字和才部分。甚至同一個「雨」，可以用作雨，亦可以用作雨，並同收在雨部中。這種種狀況，證明了敦煌寫本使用的文字，正是當時通行的文字，而不是近代人眼中心中的惡本訛字。我們認清了這一事實，我們必須承認敦煌寫本確是當時普遍流行的鈔本，並非被後世輕視的所謂誤本惡本。我們把這種錯覺掃除後，再仔細觀察這個倫敦所藏的壇經寫本，便